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四面出击 迎接抗战胜利

张悦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掀起收复失地热潮，接连收复晋城、高平、武乡、浑源、灵丘、兴县等重镇，歼灭大量日伪军。面对八路军的凌厉攻势，日军被迫收缩兵力，将太原作为最后据点，并沿正太、同蒲铁路强征民夫加固工事，负隅顽抗。党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将城市工作与地下斗争提升至战略高度，太原周边根据地军民从地下渗透、城郊作战到围城攻坚，进行收复太原的准备。

地下战线隐秘较量

自1940年起，太原周边的太行二地委、晋绥八地委等便陆续派遣城工部骨干潜入沦陷区开展工作。1944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沦陷区地下工作指明方向。潜伏在太原城内的共产党员与进步群众迅速行动，为收复太原作准备。有的冒险突破日伪封锁，开辟秘密运输线，将硫磺、弹药、布匹等紧缺物资输送至根据地；有的深入日伪核心机构，搜集军事情报，策反伪军、伪警；有的通过隐蔽宣传，唤醒民众抗日意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1944年，根据地军工厂炸药生产因硫磺短缺陷入困境，地下党员任紫林在进步群众协助下，开辟从太原西山硫磺洞经汾河桥、郝庄村、东山朝阳洞至寿阳青草坡的运输线，累计运送硫磺数千吨，解了军工生产的燃眉之急。1944年末至1945年初，清太徐地下党组织在县委书记洛风领导下，从反正的日伪“山西新民会”翻译处获取重要情报；打入日伪警察大队的地下工作者则摸清500余名伪警察的详细信息，编册上报，为日后瓦解伪警队伍提供了关键依据。这些隐秘斗争，为反攻作战构筑了坚实的情报与物资基础。

城郊战场逐步推进

在地下工作配合下，八路军主力部队联合民兵、群众，对太原城郊日伪军展开持续打击，逐步肃清外围据点。

1944年9月，晋绥军区八分区二支队以3个连队的兵力，发动娄烦镇收复战。激战不足3昼夜，歼敌80余人，彻底肃清娄烦境内日军。此战吸引中外记者团亲临观摩，八路军的英勇作战事迹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娄烦收复后，部队转向古交镇及河口、镇城底等据点，以“围点打援”战术切断古交与太原的联系。与此同时，八路军还曾在反正伪军与进步群众配合下夜袭西山矿区的白家庄、红沟等地，并袭扰河龙湾等地，在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同时缴获大量物资。

1945年春，晋绥、晋察冀军区部队及地方游击队在太原外围地区，通过据点袭击、交通破袭、伏击作战与策反伪军等方式，持续压缩日伪控制区。1945年1月至3月，徐沟抗日武装重点破坏日军交通线，攻克高白镇及县城周边据点，迫使日军收缩防御；太原县（今晋源区）游击队配合主力收复晋祠周边地区，切断太原与清源的联系。5月，盂（盂县）阳（阳曲县）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拔除杨兴、进圭社等4个据点；东阳曲军民摧毁东汉湖据点；晋绥八分区十八支队在西阳曲轮番袭击十多个据点，并成功策反部分伪军。同年夏，清源县抗日武装通过围困战迫使伪军投诚，控制县城周边乡村，使清源、徐沟县城沦为孤立据点；太原北部的抗日武装则持续袭扰新店、黄寨等据点，甚至深入东山的郝庄、小返、涧河等地，令敌防不胜防。

反攻高潮围困孤城

1945年7月起，晋绥军区部队对太原外围展开更密集的游击袭扰与据点围困，为总攻积蓄力量。同年8月11日，朱德同志发布命令，明确将太原作为核心反攻目标。晋绥军区随即向周边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缴械投降，战略反攻全面打响。

8月15日至19日，晋绥军区南线部队在张宗逊指挥下，以太原为中心发起重点进攻。第8军分区部队率先突破日军防线，连续攻克古交、皇后园、南寨等太原西北部重要据点，切断日军物资运输通道，还一度攻入徐沟、清源及太原县县城，给守敌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第6军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阻断日军北援之路；冀晋、太行军区部队从东、南方向推进，一面佯攻阳泉一带，一面威胁榆次、太谷、祁县等周边据点，小股部队甚至直抵北格、小店，与晋绥部队形成对太原城合围之势。8月21日，第3、8军分区部队协同358旅716团在太原附近的芦家庄设伏，歼灭日军第114师团一部，进一步削弱了敌人有生力量。潜伏太原城内的地下工作者也展开行动，为收复城市作准备。

然而，太原收复在即，美蒋势力却与日伪暗中勾结，阻挠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国民党反动派趁机抢占太原。为避免内战扩大，八路军调整策略，转而夺取中小城市及乡村据点。太原的最终解放虽被推迟，但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已彻底瓦解了日伪在太原地区的统治根基，为后续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短暂却激烈的黎明前较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加速了华北地区日军的溃败，在华北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土夯层里的千年辉煌

李培荣

娄烦古城遗留的城墙（作者供图）

国保档案

【娄烦古城遗址】

娄烦古城遗址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娄烦县马家庄乡新城东沟村附近，地处吕梁山区、汾河支流南川河东岸的台地之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遗址内曾出土陶盆、陶罐、陶鼎、青铜剑、戈、箭镞、马骨和被射入箭头的人头盖骨等。娄烦古城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古代城址，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建筑和布局特色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融合统一的重要例证。

娄烦古城遗址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部族楼烦南下建都立国、后被赵武灵王攻破的城池遗存。经考证，娄烦古城城址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依托老黄土构筑，是一座内涵丰富、布局严谨的古代城池遗址，更是研究原始部落群演变为国家的重要见证，同时也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城池建筑与布局特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在娄烦这片厚重历史的土地上，先后历经立国、设郡、置州、建县、划区、定镇、作村的历史变迁，每一段沿革均有古迹可考、史书可查。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西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当时我国北方居住着东胡、楼烦、林胡三个游牧部族，史称“三胡”。清康熙《静乐县志·山川志》载：“夏后国于宁武。”可见早在夏朝时，楼烦国便已存在，且“商以来世为荒服”，荒服是距离最远的边陲区域。周成王时，“楼烦子入朝于京师”，这表明古楼烦国并非戎狄之国，而是周王朝的属国，爵位为“子爵”；《晋乘蒐略》亦有“周王会图有楼烦国”的记载。

最早的楼烦国，疆域北起今呼和浩特市，南至雁北朔州一带，此后逐渐强盛。《晋乘蒐略》载“国人善骑射”，春秋以后，楼烦国愈发强大，灭鬼方、逼代郡、近匈奴，成为能与秦、晋、燕等中原诸国相抗衡的势力。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晋国内乱，楼烦国乘虚南下，在向南扩张过程中，曾先后建都于今朔州、原平、宁武等地。最终，楼烦王将都城迁至今娄烦县马家庄乡新城东沟村的皇帝峁。此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崖，便于隐蔽且易守难攻，加之水草丰茂，是据守一方的理想之地。这一时期，楼烦国疆域大幅扩展，大致北至今内蒙古清水河一带，西达阴山之南，南到山西灵石，东迄河北平山县，东南边缘延伸至太原市区。

彼时的楼烦国，对相邻的赵国构成极大威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改变了赵国作战仅有步兵、战车而无骑兵的被动局面，国势随之强盛，进而“北破林胡、楼烦，灭中山，占云中、九原”。并于公元前306年破楼烦国。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破楼烦后，在楼烦故地设置楼烦县，作为管辖楼烦人的中心区域，并采取“致其兵”的策略，将楼烦军将收容改编、为己所用，众多楼烦强兵悍将的加入，让赵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楼烦国虽然衰落了，但其善战之名流传后世，“楼烦”这一地名也沿用至今。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306年，楼烦国（族）存在了1800多年。其年代之久远，地域之广阔，在我国早期北方部族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娄烦古城遗址，正是楼烦古国兴衰的直接见证。

娄烦古城遗址呈长方形，地势东高西低，占地面积约27.6万平方米。现存城垣为“Π”形，四面城墙建于山脊线上，随山势蜿蜒起伏，先经过人工堑筑，再在其上修筑城垣。目前仅存北、东、南三面墙体，城墙版筑而成，裸露部分夯窝、夯层清晰可见。其中，南端城墙尤为险峻，坡高约200米，坡度75度；北城墙坡面向内凹处，采用夯土填实补平以加固城垣；古城东南角的皇帝峁是遗址最高点，留有夯土台遗迹，应为建筑台基。从城墙裸露部分可见，城墙夯层采用平夯和圆形杵夯工艺，夯面密集平整，夯层内发现有绳纹陶片和空心鬲足。经勘探，墙体地表以下20米仍为墙基夯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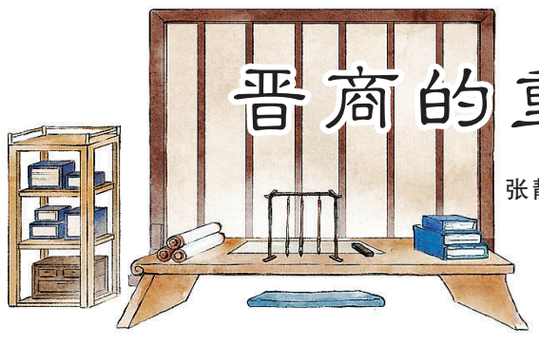
遗址内部遗迹丰富，古城四面城墙各设一道城门，城内主要道路联通城门；城址核心区内发现宫殿区、平民居住区与一处陶窑遗迹，靠近南墙区域发现大面积战国墓葬区，还发现两条规制较高的道路，应是城址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城址中部有一条冲沟，冲沟南北台地上均有文化遗址。地表遗存有绳纹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同时还有甑、鬲、陶盆、陶罐、陶鼎等生活用具的残陶片，这些标本与同期北方考古发掘资料高度一致，印证了城址的文化属性。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地因水利工程建设挖掘河道时，暴露出文化层并出土大量地下文物，包括陶盆、陶罐、陶鼎、青铜剑、戈、箭镞，以及被射入箭头的战马骨骼和带箭镞的人头盖骨等。这些文物不仅印证了此地曾发生过残酷战争，更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国家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娄烦古城遗址，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融合统一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产。这座历经两千多年的古城，每一道裂痕都承载着历史的沧桑，诉说着昔日的烽火硝烟与市井喧嚣，万里蹄尘的楼烦战骑、刀光剑影的战争风云，都随着楼烦古国的兴衰，镌刻在中华文明历史的丰碑之上。

“国保”背后的故事（9）

晋商的重教之道



张静平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传统经世之道“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上，主张用“儒意通商”，注重教育与人才培养。例如拥有浓厚晋商文化的泽州晋商，凭借智慧和勇气，依托纵横区域的商贸网络，书写了一段以商养学、以学育才、以才兴地的独特发展历史。

破山取利：积累商业资本

泽州一带“县地皆山”，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充分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为此，泽州人将目光转向山地矿产与物产。以“泽潞帮”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凭借对丝绸、煤铁、硫磺等资源优势的商业经营，激发泽州地区的经济活力，成功破解了经济发展难题。

泽州盛产丝绸。据《肇城志》载：“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俱出。绸：出潞安府泽州俱有，惟蒲州府及高平县米山出者尤佳。”高平县及蒲州府所产之绸，因工艺精湛而备受赞誉，成为中原地区声名远扬的“高端商品”，经由商路远销各地。

除了品质尤佳的丝绸，泽州采矿冶金业也尤为发达，被称为“煤铁之乡”。以阳城为例，古时阳城县“诸山出硫黄（磺）”，因其在军事方面具有“火攻要需”的价值，在官府的主导下，阳城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硫磺开采制度：“凡各直省需买者，遣官行文书咨山西巡抚下布政司转檄泽州府，府复以文照下县开采，事讫即封其矿。”除军用外，由阳城硫磺制作的“串口瓮”更是名冠一时，《泽州府志》载：“其佳者以着耳傍，常瑟瑟有声……土坚不毁。”此外，阳城的“铅铁”也声名远扬，曾是每年进献给朝廷的精品。

优质的资源特产为商贸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通过组建商帮、设货栈，开通一批太行商道，使得泽州“输市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泽州与河东地区的“铁盐互易”现象。据明代《皇明世法录》记载：“访得山西泽州阳城县产铁甚贱，河东盐课不费煎熬。往年，泽州人每以铁一百斤，至曲沃县易盐二百斤。”泽州距河东盐池“七八百里不等”，泽州商人在进行贸易时，“托运肩负崎岖，跋涉往返二十余日”。正是凭借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泽州民众得以突破山地地理条件的限制，实现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富足。

凭借商人主导的资源转化和跨区域商贸，泽州成功将山地劣势转为产业优势，所积累的经济资本为后续反哺教育埋下伏笔。

以商养学：发展文教事业

泽州的兴学之风始于明代，至清代达到鼎盛。得益于商贸繁荣带来的丰厚资本积累，泽州商人阶层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提升地方文化水平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主动将商业利润大量、持续地反哺于教育事业。

商人捐资兴建书院是最直接的体现。沁水晋商响应县令倡议，捐钱“五百金”修建碧峰书院；陵川县庠生王慎修更是捐出“北七楹、楼凡三层”的宅院作为望洛书院斋舍，让贫寒子弟“游息有地”。诚如所言“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这些书院并非徒具形式的建筑，而是弥补了官学的不足，成为泽州培育人才的核心所在。

另外，商业收入对于泽州书院日常运作和学子补贴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煤铁贸易的商税和硫磺开采的盈余，常被划为书院的经费支出。如宗程书院为山长提供“修金一百二十两、膳金六十两”的优厚待遇，以延揽名师，保证教育质量。同时还设有“月廪”制度：“内课生三人，月廪钱一千二百……外课童二人，月廪钱四百”，让士子每月有固定收入，不用再为衣食发愁。此外，泽州书院普遍设立了膏火银（类似于今日的奖学金）以奖励学习优异者。以望洛书院为例，其规定：“奖赏生员每课六名，一名奖银二钱，二名至六名奖银各一钱；奖赏童生每课五名，一名奖银一钱，二名至五名奖银各五分……”奖励金额与学业等级挂钩，以此激励士子上进。

此外，商人还针对性地解决学子的应试难题：如商绅与陵川知县捐银二千两，“存典生息，永作乡会试路费”，解决学子赴考路费难题，使其免于“资斧维艰”的困境。

这些由商资支撑的书院和制度，不仅弥补了官学不足，为泽州子弟提供了稳定、优越的学习环境，在教授儒家经典的同时，其月廪制度与奖赏机制也蕴含了务实的管理智慧。

才润乡邦：厚植社会文化

商资的持续投入，令泽州文教事业蓬勃发展，结出了丰硕的人才之果。据《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有清一代，泽州府籍贯的进士多达136人。这些经由本地教育培养的人才，或仕途显达，造福一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清廉勤政、育人有方的滕县知县吴起凤，爱民如子、解民倒悬的崇信县令白象颢；或文采斐然，引领风骚：博学能诗的王统廷，结成“樊南吟社”的延君寿、张晋等“骚坛四逸”；或致仕讲学，薪火相传：监察御史薛鸣皋返乡主讲邑书院，“以实学励诸生”；进士田秫拒绝官职，专心在家乡仰山书院讲学，“弟子也多成才”。他们的成就，不仅在当世“发光发热”，更直接或间接地为泽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泽州乃至山西文化的重要象征。

此外，由商资培育的文人群体和浓厚的向学风气，深刻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与沉淀。致仕官员、地方名士（如薛鸣皋、田秫、延君寿等）活跃于书院讲坛或诗社文会，不仅“交流学术，创作诗文”，更通过提携后进（如陈廷敬提携樊度中）、著书立说（如陈廷敬《午亭文编》），将泽州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传播四方。这种植根于教育兴盛、由本土士绅主导的文化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塑造了独特而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为地方社会注入了持久的文化活力与认同感。

晋商资本对教育的系统性反哺（建书院、设膏火、助路费），成功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源源不断涌现的本土人才，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反哺乡土、光耀地方，其本身的存在与成就，更是对“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创造价值”最有力的诠释。泽州“以商养学、以学育才、以才兴地”的良性循环，至今仍为我们提供着深刻的发展智慧。

设置悬念 引人入胜

李小娟

一派巉岩万仞山，
天然险峻建雄关。
俯观平地果何远，
仰望云霄去不难。
车马驱驰须按步，
雁鸿飞度怕重还。
由来多少英雄汉，
到此应教胆战寒。

——罗贯中《题石岭关》

这首诗出自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十一回《李晋王阅兵试箭》。

唐末，晋王李克用收打虎英雄安敬思为世子，赐名李存孝，封飞虎大将军。经阅兵试箭，存孝三箭皆中红心，获先锋印。行军途中，前近石岭关，晋王传令，安营歇息，准备次日打关。

在章节末，罗贯中以“有诗题石岭关曰”引出本诗。

小说四平八稳的叙事节奏中，一首诗的出现好似一笔明快的点缀，能让人瞬间灵醒。此诗正面描摹石岭关的险峻，渲染攻关难度，言外之意为“下回精彩不容错过”。这样写显然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迫切感。

石岭关位于阳曲县大盂镇上原村北二里，是忻州与太原的分界点，太原通往代、云、宁、朔的交通要冲，素称太原北方门户。

首联“一派巉岩万仞山，天然险峻建雄关”写出山势的险峻。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了如此悬崖峭壁、高山万仞，人们在这样的天险之中建了雄关——石岭关。罗贯中以山的“险”来衬托“关”的雄，作为前人题句，让后人不免产生望而生畏之感。

雄关何谓之雄？颔联“俯观平地果何远，仰望云霄去不难”直接将视角由石岭关下拉到了关上。俯瞰大地何其之远，仰望云霄咫尺之近。运用夸张对比，进一步写出了石岭关的巍峨险峻。

写景需要气势，也需要想象。如此高峻的石岭关怎样才能逾越呢？颈联“车马驱驰须按步，雁鸿飞度怕重还”由实转虚，进一步夸张：若是车马驱驰，一定要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慢慢前行；若是雁鸿飞度，怕是使尽力气也飞不过去，只能返回原地。到此，写景结束，石岭关的险峻，鸟兽都难以逾越，对于人类来说又会是怎样的挑战？更何况次日还会在此正面迎敌？

尾联“由来多少英雄汉，到此应教胆战寒”，诗人以前人的经验口吻告诉后来者，哪怕是英雄汉，见到石岭关都会心惊胆寒。此句对一般人来说是说服，对晋王李存孝等来说是挑战。石岭关越是难过，他们越是信心坚定不容动摇。他们能不能过关？过关途中会经历些什么？成为对读者最大的诱惑。

这首诗将景物描写与人文情怀巧妙结合，在小说章节中设置悬念、承上启下，为小说情节的推动、人物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意锦绣太原（43）

扫码看视频